



總路綫照亮了 我的 心

女工李秀英的自述

宮 琦 作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總路綫照亮了我的心

女工李秀英的自述

宮 琦 作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濟南

917.1
326.4

書號：1120

總路線照亮了我的心

作者：宮琦
出版者：山東人民出版社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山東分店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印刷者：山東新華印刷廠
濟南經九路三十六號

字數：36,000

1954年7月第一版

印數：3,000

1954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 2,100元

寫給讀者的幾句話

這本小書是企圖通過一個女工的自述，來反映總路綫在工人思想、生產、生活中所引起的變化。而這種變化，就產生一種貫徹與實現總路綫——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巨大力量。

回憶過去，對比現在，展望將來，這是羣衆進行自我教育最有效的一種方法。事實上，各工廠在對職工進行總路綫的宣傳教育時，都採用了這種方法，而且收到良好效果。因為這種方法，可以使職工們通過自己所經歷過的實際生活，深刻、生動、親切的接受與理解總路綫。這本小書，就是敘述了一個女工的過去、今天和前途。正像有人說的那樣：只有經常回憶苦痛的過去，才可更加熱愛幸福的今天，從而激勵自己奔往美麗的明天！

到過工廠的人都知道：工人們的回憶過去，對比現在、展望將來，是一部最豐富的階級教育教科書。要想把這部教科書全部寫下來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我這裏是記載了四個女工所述說的事實，並加以概括通過李秀英表現出來。因此，讀者們可以知道：李

秀英這個名字是假設的，但自述的事實，却都是實在的。所以要這樣處理，據我想來，主要是為了將女工們的自述比較系統與完整的介紹給讀者。

最後，誠懇的請求讀者對這本小書提出意見和批評。

作
者

一九五四年六月

想想過去

我叫李秀英，今年三十五歲，在青島國營棉紡織廠裏做細紗值車工。我從十五歲開始做工，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。在這二十多年中，可真經歷過天翻地覆的大事情呵！在一九四九年青島解放以前，我是在日本鬼子、國民黨統治下熬過了十五年，過的是牛馬不如的生活，天天吞着鼻涕嚥着淚水過日子。一九四九年六月青島解放以後，咱們工人階級站起來了，成了國家的主人翁，愉快的工作，不帶着個笑模樣不說話，日子越過越亮堂，人也是越過越年輕。可是，這才只走了五年哪，以後要走的路途更長，更光明！

同志，你要我訴訴舊社會中，工人階級所受的塗炭和磨難嗎？這筆賬永遠也算不清啊！同志，你要我倒倒肚子裏的苦水嗎？三天三夜也倒不盡啊！……。

每逢提起過去那些事，眼淚就要淌下來了。這次，我想咬咬牙、恨恨心，不掉出一滴淚來！同志，你也要和我一樣。因為那些事，已經過去了，永遠也不會回來了！

我永遠忘不了，一九四七年秋天的事情。這時候，我二十八歲，已經是三個孩子的

媽媽了。我還有一個小姑，一個弟弟，一個婆媽媽。公公、丈夫和我，三個人都在這個廠子裏做工。公公是個老保全工人，丈夫是個鐵工，我是細紗看車工。三個人的工錢，養活不了九口家。每逢發下工資，三個人提了三大包，看起來挺好看，數起來真吓人，好幾百萬元。可是，國民黨的錢，臭的還不如給死人燒的冥府幣。三大包錢才只能買兩袋麵，咱們大家大口又那裏能買麵？就去買上百十斤地瓜乾，再買上一包地瓜骨槽。地瓜骨槽都長了綠毛，生了蟲子，用清水煮熟了，咬一口焦酸。全家大小就這樣哄着肚子往前混。同志，我還得插上一句，國民黨那個錢，一天毛其一天，發下錢就得火三火四的去搶着買，若搶不着，可就更倒霉，連一半東西也買不上。俺車間有個王翠英，大氣性。有一次發了錢，她說了句：「你毛吧，看能毛個什麼樣？」便把錢扔在抽屜裏，半個月以後，用這些錢只買到一斤花生米。所以，發錢這天，大家就搶着買東西。可是，黃色工會、以及他們的皇親國舅，可就不是那末樣了。他們在發錢的頭一天，早就把洋麵、大米定購妥當了，發了錢就往家裏搬。當工人們去買東西時，他們却瞪着雙豺狼眼，又吵又罵的嚇唬道：「媽個×，不好好幹工，沒日子買了嗎？」同志，黃色工會把俺害得家破人亡，我下面還要說。工人在車間吃的乾糧，自然也是又臭又酸的地瓜骨槽，還沾上一層花毛，只得喝着清水往下嚥。

同志，誰知道，就連這樣的日子，國民黨也不讓俺過下去！這一天，早上六點多鐘，我幹了一夜工，剛出廠，正要回家走。忽然國民黨的一輛汽車，像兇神一樣「哐——」

「——」的叫着跑過來，上面滿滿載着一車兵，槍呀刀呀的靜亮，一個個眼珠子紅得像吃人的餓狼，朝着俺東吳家村去了。我當時打了個寒戰，心裏嘟噥着：「不知誰又要倒霉了！」趕到我走完了這五里路，回到家門口時，娘啊，才知道這些惡鬼就是來對付俺的。一羣豺狼，把俺的房子包了起來。有一個豺狼，把槍端着，對準了俺婆婆的胸口，另一個穿便衣的，不用說是狗腿子，逼問着她老人家：

「你男人啦？」

俺婆婆是個五十多歲的人，頭髮白花花，耳朵半聾半傻，早吓得三魂掉了兩個，牙亂哆嗦，她說：「……出了什麼事……他在廠子裏幹工……打黑班……還沒……回家……」

那個狗腿子，右眼一瞪左眼一閉，嘴一斜，又對俺婆婆說：

「別裝蒜了，他是個共產黨頭子，被我們捉去啦！」

「啊——」婆婆渾身打戰，身子站不住了。

「不准動！你男人的事情已經犯了，你呀，快把共產黨的名冊拿出來，才能饒你的狗命！」

「我那裏看見名冊來？我不知道！」

「不拿出來，就叫你和你男人一塊去作伴！」那個狗腿子緊鼻子眯眼的又說：「哼，還混我幹嘛？我到你家喝過酒來，快拿出來吧！」

俺婆婆用她那雙滿眶子淚水的眼睛，看了看他，就說：「俺不認得你，俺家連地瓜乾都吃不上，還喝酒？不好說瞎話呀！」

那個兇神，臉上刷的發了青，一呲牙：「怎麼，我瞎說？」朝着俺婆婆就狠打了一巴掌，接着，一擺手，那些拿槍拿刀的，就動手剿俺的家。一包地瓜骨櫓子，一堆草，舊衣裳，破鞋，……揚了個滿地，也沒找出什麼冊子來。後來，強盜們看見了俺公公和工友們合照的一張像片，就「嘿！嘿！」的笑了起來，指着說：「這個就是！」

「他們，都是在廠子做工的，是些老實人哪！」老人家這樣辯解着。

這時候，強盜們抓住俺十五歲的弟弟的襖領，把弟弟的頭按在桌子上，舉起刀來，「霹靂，霹靂」兩下子，把俺的桌子劈開了，然後逼問着弟弟：

「名冊在哪裏？」

弟弟一聲不吭。娘吓的跪下來，央求着：「官長，官長，俺這個孩子不懂事……」強盜們一脚把俺婆婆踢開了。

弟弟煞白的臉，說着：「我不知道！」強盜們氣的罵了聲：「小混蛋！」恨恨的一抖，弟弟跌倒在地上。

強盜們一直鬧到十點多。外面的汽車又「咣——咣」的兇叫了起來，載着豺狼們跑了。俺全家這才啼哭了起來。婆婆昏了過去，氣瞎了左眼。俺男人早上起來，就到工廠幹工，還不知道了這場災禍，晚上回家一看，嚥着鼻涕吞着淚水過了一夜。我呢，眼皮

子腫得像鵝蛋一樣，含淚到廠子裏去幹夜工。

從此，俺公公連個音信也沒有了。全家哭哭啼啼不頂事，脖子不能用繩紮着。十七歲的妹妹送到廠子裏去幹工，和我搭着伴。沒有幾天，弟弟也經人介紹，到廠子裏去作掃地工。全家人，實指望這樣幹下去。但是，舊社會給工人佈滿了陷阱，一步災難緊跟着一步災難啊！

俺妹妹是個非常剛強的人，膽量大，敢說話。這自然常常觸犯了黃色工會、封建把頭的瘡疤。所以，妹妹到廠不久，就成了這羣害人精的眼中釘了。妹妹到廠子裏，按着學徒工的規矩，要認師傅，拜把頭。把頭也好，師傅也好，誰還拿着生產當碼事，誰還教你技術。反正是「有錢可以使着鬼推磨」，沒錢小鬼常叫門。同志，我說說車間的一點情形，你就可以知道了。每到夏天，車間像個蒸籠一樣。工人烤的全身火刺刺的，背上揹着一片又一片的癬子，誰還能生產。當把頭的，光知道出去找陰涼地方風涼。工人落完了一排紗，白天，偷偷摸摸出去跑跑風，黑夜，就打盹。落一排紗，要六十秒到一百秒，斷頭數都數不清。工人們連理也不理，都說：「豁上那一塊，斷他媽的去！」生產水平低得很。每人只看一個車，好手藝的，看一個半。每十小時才跑六個亨司（計算產量的單位）。那時候，誰還去研究技術呢！把話拉到俺妹妹身上吧。妹妹的師傅綽號叫李猴子，一點人形也沒有。他根本不教手藝，就知道揍人。他常常按着妹妹的頭，撞得車子「格砰！格砰！」的響，他哈哈笑，不是說「不打不成材！」就是罵「笨種！」封

建把頭叫趙理財，也是最兇的一個，活像個魔鬼。當他把腰一扭，頭一戰戰，把牙一呲，「嘿——嘿——」一笑的時候，就準是要打人。有一次，妹妹打了個盹，封建把頭一把揪住了她的襖領子，妹妹吓的直喊：「哎呀，娘啊！」封建把頭却揪住她的辮子，朝着她腿上踢了一腳，舉起木棍就打她的頭。妹妹又哭又號，車間姊妹們沒有人敢去求情。誰要看一眼，把頭就朝着你來了：「怎麼，你也想這個樣子！」妹妹是個剛強的人，每逢走出工廠大門，又咒又罵，但是回家後，怕媽媽難過，從來不提一句。

後來，國民黨的黃色工會，要組織什麼「皮鞋合作社」。到處拉人入股子。每股十萬元，說的是穿皮鞋便宜，可是，工人誰還顧得穿皮鞋啊！一天，工會支部長姜世寶，把手一伸，要我入股。我知道豬嘴裏吐不出象牙來，聽他的話連死撈不着條褲腰帶，所以說了聲沒有錢，趕快溜走了。誰知他又去找我妹妹入股，並且吹鬍子瞪眼，說的好處一大堆，妹妹心裏早就嫌惡的荒，說了句：「不聽三九天的臭蟲叫喚！」這句話，可惹下禍來了！工會不但從俺姊妹兩個的工錢裏扣去了股子，而且不准妹妹來上工。這可急壞了婆婆，她老人家東拉西借的辦了點禮物，送給黃色工會的理事姜東珂，磕頭作揖的央求：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可憐可憐俺，千萬要她上工！」姜東珂假慈悲悲的答應了，但硬逼着她老人家管教管教我妹妹。婆婆又怨又氣，回家就把閨女打了一頓。第二天，妹妹上班時，姜世寶又狗頭狗腦的跟過來，挑釁的說：「你的嘴還敢那麼硬？」

「我的嘴，別人管不着！」妹妹實在壓不住火了，當面給了他個難堪。

姓姜的惡毒的瞪了瞪眼，說了一聲：「嘿！騎着驢看唱本——走着瞧吧！」我和其他姊妹們，一看事情不好，拖着妹妹走開了。可是那個「皮鞋合作社」呢？黃色工會那些理事、委員、幹事以及皇親國舅，一人作了雙皮鞋，沒有幾天，說是賠了賬，就關了門，股子都「黃」了。工人們都罵，黃色工會快穿「倒頭鞋」啦。我妹妹罵的更兇。

轉過年來，是一九四八年春天，冰雪還沒有融化。妹妹已經十八歲了，弟弟十六歲。我又懷了孕。家裏靠着婆婆，看着俺那三個孩子。日子仍然越過越窄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俺姊妹弟兄們却遭到了更兇暴的災難啊！

國民黨對懷孕的女工，簡直是傷天害理啊！誰懷了孕，就像犯私一樣，不敢作聲。如果那些封建把頭知道了，他就故意折蹬你。人家搬一屋子木管，硬逼着懷孕的搬兩屋子，搬不動，一脚踢你個「羊角蹬」，還說你「裝熊」，就要開除。我懷孕偏偏格外遭罪，腿也腫腳也腫，一步挪不動二指，可是還得咬着牙，挨着痛，溜着車檔跑。廠子離家五里地，路上冰滑雪墊的，腳一落地心就剌剌的痛，妹妹扶助着我，也要走兩個鐘頭，趕到家天昏地黑的了。國民黨那個時候，劫人的行兇的也多，婆婆就怕在路上碰着事。後來，幸虧工人老張，偷偷替我看着車，要我和妹妹早走半點鐘。誰知我的罪沒完，妹妹的災難又來了！

在國民黨時代，女工那裏還算個人？連牛馬也不如啊！特別侮辱人的，就是搜身制

度。不管冬天或夏天，工人下了工，誰還敢結扣子，連褲帶也不敢繫啊！冬天，在車間裏那麼熱，敞着懷、提着褲腰，一出車間，西北風直往懷裏鑽，雪花直往脖子裏扎，頭馬上昏了，鼻子不通氣，嘴唇血青，混身冰冷。而官僚資本主義營養的狗腿子，却混身來摸索，連「例假」帶也不放過。但是，有的人給他們送上「小賬」，插上兩個錢，哈哈腰，撅撅嘴，帶着東西就過去了。有一天，搜身的不放我妹妹過去，硬說妹妹偷了東西，要留下送到小屋子去檢驗。妹妹到了小屋子，告訴他們是「例假」帶，他們硬逼着拿出來看看，把妹妹氣的，將「例假」帶猛摔在一個狗腿子的臉上。於是，災難來了！他們污蔑妹妹偷東西，把妹妹光身綁在樹上，風吹雪飄的，鞭子抽，烙鐵烙，打了個半死半活。從此，妹妹得了氣鼓病。但是，還得帶病上班啊！這個時候我的腿腫得更厲害哪！俺姊妹兩個走在路上，她靠我照顧，我靠她照顧，她走不動，我攙着她，我走不動，她架着我。誰見了，誰要洒下兩把淚！可是黃色工會那幫子王八蛋，却造謠說俺姊妹是姘夥了男人，肚子大了。妹妹的病越來越重，要請幾天假，廠子不准，他們的規矩，歇三個工就要開除。所以妹妹一直堅持到臨死。妹妹死的實在慘！她躺在床上，一口氣一口氣的喘，握着俺婆婆的手，嘴裏喊着：

「媽媽，好媽媽！」

婆婆發了好幾個昏，把臉貼在妹妹臉上，眼裏的淚巴達巴達的往下掉。俺婆婆說：「孩子，媽媽不好，不該打你！別恨我！」

「媽媽，好媽媽！你疼我，你親我！我恨黃色工會和國民黨！……」

妹妹在喘最後的一口氣的時候，把臉朝着我，眼淚直淌的說：「嫂嫂，到廠子裏，猛破壞！猛糟塌！猛偷！反正，這些狼心狗肺的長遠不了！嫂——」妹妹的話沒說完，兩眼再也睜不開了。妹妹的話沒說錯，她死了的第二年，青島就解放了。婆婆直到如今，想起來就說：「現今，你妹妹活着，又多好！」

弟弟是個非常孝順母親的人。每逢上工的時候，給他地瓜乾吃，他總是讓給媽媽吃，自己啃又酸又臭的地瓜骨槽。妹妹死了以後，他更對媽媽照顧得無微不至。可是，妹妹死了連三七沒過，災難又臨到弟弟頭上。有一天晚上，弟弟下班沒回家，這可急壞了作媽媽的。我們家裏連燈也點不上。全家大小在黑影裏守着飯，誰也沒有心思吃。已經十點鐘了，忽然弟弟大鼻涕大淚的跑了來家，一頭撲在媽媽懷裏，第一句話就是：「媽，這個×養的工，孩子不作了！媽，孩子不能養活你老人家了……」媽媽抱住孩子，用自己的眼淚去洗孩子臉上的淚，悲痛的說：

「孩子，有話在家裏說！」

「媽！他們不說理！當把頭的逼我加班，多幹了一點鐘的活。可是在出場時，門崗把住了，說我偷東西，我找把頭對證，把頭說什麼那有下班幹活的，於是，門崗上朝我就是——槍把子，我吓的往後一躲，接着又奔過來兩三個，把我摔倒了，按頭的按頭，打我的打腰，打的我腰上直流血……」弟弟說到這裏，站了起來，對媽媽說：

「媽，不報這個仇，不是媽養的！」

「孩子——」媽媽不知要說什麼好。這時，弟弟掏掏腰包，交給媽媽，說：「媽，這是今天發的工資，給你老人家吧！」

媽媽像撇去了心肝一樣，只叫「孩子，孩子！」拿過地瓜乾，要孩子吃。弟弟裝了一袋子地瓜乾，轉過身去就跑走了。後來，萊陽俺姨姨捎信來說，我弟弟參加了人民解放軍，發誓說：「不報仇，不回家！」

妹妹死了，弟弟走了，家裏連地瓜骨槽也吃不上。我男人在打夜班的時候，白天就出去給人家拉車，掙幾個錢添補着。同志，你想想，幹一黑夜活，吃的又那麼糟，那裏有力氣？上坡時更拉不動，當把頭的就用鞭子抽，咳，真和趕驢趕馬一個樣啊！在七月的時候，我生了孩子。孩子還不滿百天，就生了肺炎。請醫生看，說是得打針，一針要一個大頭洋，咱們那裏能拿得起？眼睜睜瞅着孩子病死了！苦日子熬到一九四九年五月。這時，人民解放軍已經開始向青島進軍，國民黨匪軍正要逃跑。誰知，這些強盜要逃跑的時候，也不讓你安穩。一天夜裏，大家都躺了下來，國民黨匪軍來抓了。敲門砸窗，鷄飛狗跳。我男人一看不好，爬牆往外跳，總算逃了生，但却把腰跌折了。再也沒能上工。同志，舊社會把俺害得家破人亡啊！眼看着，全家大小的生活都靠我一個人了！

比比現在

同志，在我們受苦受難的時候，天天盼的就是一件事，盼着共產黨趕快來解放我們！這比吃奶的孩子想親娘都着急。這一天終究盼來了！

在五月下旬，工友們就都沒有心思作營生，湊在一起就喳喳解放軍要來的事情。人人都像過喜事一樣，扳着指頭算時辰。可是黃色工會、封建把頭和那些「耀武揚威」的國民黨員呢，一個一個夾着頭，好像是有心事。當時，風言風語怪兇，有的說「共產黨要殺人」，有的說「共產黨要放火」。多數的工友們不信。但十個指頭終究不那麼齊，也有半信半疑的，少數的就悠悠忽忽偏重於信。我這時想：反正共產黨不能不開工廠，開工廠就不能不用人。所以暗地裏喜歡。有一天夜裏，已經三點鐘了。工人有的出去風涼，有的睡了。我招呼孫喜花過來，翻過紗屏子，就說：

「快坐着歇會兒吧！」

兩個人情投意合就拉起共產黨要來的事情。孫喜花出名的老好子，就怕樹葉打着頭。她嘆起氣來，說：

「人家都說解放軍殺人放火，這可怎麼好？」
我一聽心裏就煩，便連酸帶辣的說：「殺就殺了，反正活了三十多年！」

「大人不要緊，孩子怎麼辦？」

我一看孫喜花被謠言騙的不輕，覺得她怪可憐，便懊悔不該對她不耐煩。我就一五一十的對她說：

「愁什麼？咱們是工人，拿着身子當地種！共產黨也要開工廠，還能不用人？」同志，我在這個時候，還不懂工人階級要作主人翁這些事情。

孫喜花聽了我的話，覺得也對，心裏才鬆快了，笑着說：「我自己糊塗！」

六月二日，藍天飄動着白雲，太陽放着紅光。就在這一天，我們迎接來了人民解放軍。解放軍裏的小伙子們通紅的臉，穿着草綠色的軍裝。我使勁瞪起眼來看，看看弟弟在不在裏邊。全家老少比娶新媳婦都歡喜，誰也閉不緊嘴。

我男人的腰跌折了，不能下床。這可怎麼辦？正好，離我家附近有個軍隊衛生所，我就把男人捎了去，講了講原因。同志們聽了趕忙給他治。一共治了三、四次，就強多了。我男人對同志們說：「謝天謝地，你真是我的大恩人！」沒幾天，我男人就報名回廠裏作工。

有一天中午，車間工友們正在吃乾糧。有的端着碗，有的用手捧着吃。這時，石同志笑嘻嘻的來了。他劈頭一句就問：

「同志，你們這樣吃能舒坦？」

「同志，這麼吃慣了！」俺們聽了石同志這句話，許多人眼裏含着淚。我當時想：